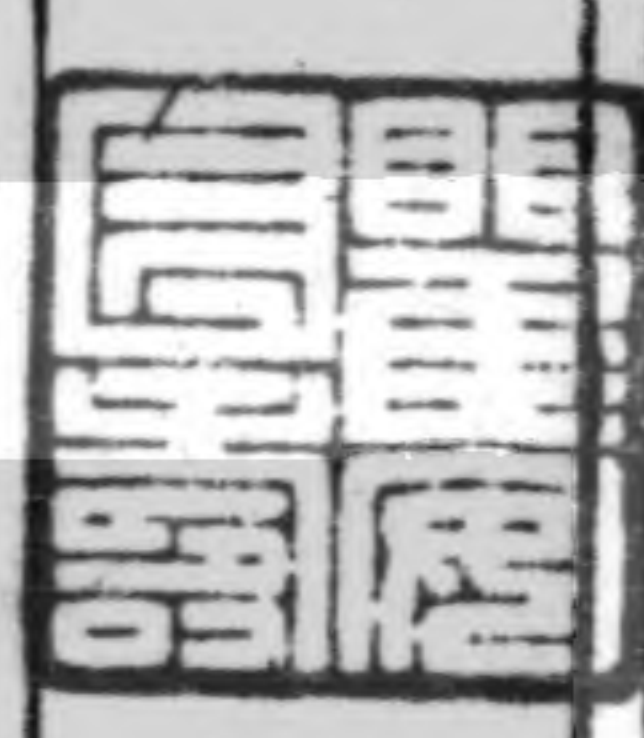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

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司馬也揚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爲尸祝之助也手薦鸞五臣作鑿刀漫平之羶腥善曰毛詩曰毛

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註曰漫汗也濟曰薦

進也鑿刀土鈴也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漫汗也羶亦腥也

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乙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爲貴

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

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地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

委地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

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

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

敢短之哉

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爲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爲周柱下史轉爲

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爲貧仕

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



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又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

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恥也

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所謂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戶謂

達五臣本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善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濟曰

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

美渝變也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五

作栖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濡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

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

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

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

同度之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善曰賈逵國語

注曰遂從也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

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  
讖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向曰百行言多也  
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故有處朝廷而不  
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

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  
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  
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

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  
可奪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  
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

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  
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

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良曰同善注言吾每  
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

本無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  
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  
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  
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  
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  
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  
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  
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

涉經學性復疏五臣嬾筋驚肉緩銑曰疎慢懶  
惰也筋驚謂

寬緩若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駑馬也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

相成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

與禮相背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

增其放善曰放謂放蕩也莊老志榮辱齊是非故增放逸也

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

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

赴蹈湯火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良曰積墜也任實謂用本情

也篤固馴擾育養羈繫纓縻赴奔蹈踰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

逾字善本作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善曰毛詩曰芾厥豐草芾甫物

切翰曰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阮

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

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

纔以相娛荒沉過差可不慎與銑曰師法至

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

之後有過失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

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

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



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以五臣作不如嗣宗之資貢而有慢弛之闕也

善曰資材量也 又不識人情闇五臣本作暗字於機

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

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

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

言則盡情不知避忌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石奮有子四人仕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

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

為累也 父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

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

不堪也善曰東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

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翰曰疵病

釁暇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

日起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

堪也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

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抱琴行吟弋

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抱琴行吟弋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

一時痺必不得搖性復多虱瑟把蒲搔無已而

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



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忤說

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切 向曰弋繳射也痺濕

病也裹猶著也章服 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

冠衣也上官尊臣也 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

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濟曰堆滿也机亦案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 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

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良曰言不為 雖瞿 五臣

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欲中傷者 則瞿然晉灼曰瞿音句 翰曰 欲降心順俗則

詭故不情 善曰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

詭也言欲下意順人則 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

如此五不堪也 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黷塵臭處千變百伎 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聒誼也 濟曰言與流

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

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七不堪也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良曰鞅掌衆多貌機事纏繞 又每非湯武而薄



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

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

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銑曰剛腸謂疆志也

不能慎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

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

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又聞道士遺言餌

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其信之善曰蒼頡篇曰餌

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游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合臣

本作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禹不

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

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

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

於子夏護其短也善曰語曰孔子將行兩無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近諸葛孔明不偪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

**元直以入蜀**

善曰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

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曹公魏略曰庶名福向曰同善註且先主許之言孔明明不偪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明亮字也元直庶字  
**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  
善曰魏志曰華

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濟曰強勸勉也

同註**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五臣無也足

**下見直木**五臣本**不可以為輪曲者**五臣本**不**

**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

**四民有業各以得**五臣本**志為樂**善曰管子曰

民者國之石民也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歆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桶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唯達**

**者為能通之此**五臣本**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

**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

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知故云度



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節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

也五臣作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善曰莊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

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

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銑曰鴛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吾頃學

嗜臭爛而以死鼠養鴛雛言此譏濤也

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

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善曰高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惓寂寞虛無

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向曰術法也

外踈也滋味美味也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踈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

好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五臣本

不能堪其所不樂善曰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

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以所不樂之事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

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善曰左氏傳曰

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

枉屈也溝壑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

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力

如何可言善曰晉諸公譜曰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



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註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恨恨悲也翰曰歡

愛也恨恨悲恨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五臣本作時時

與親舊敘離善本無離字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

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了奴不置不過欲

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

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

可得五臣有言耳善曰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

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向曰嚮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

國利時也我則踈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

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

也可得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

可貴耳善曰鄭玄禮記註曰淹復漬也齊曰

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若吾多病因欲離事自

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善曰言已離於俗事

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

營之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

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五臣本作歡益一

日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



黃門闈人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偏也言野人有快炙背而羨芹子煩事偏則發狂病也

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善曰列子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麋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縣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眩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其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

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慘於腹眾哂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銑同善註快喜也言雖

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五臣作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誅討也餘同善註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五臣作生也是故

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善曰左氏傳楚子圍



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商縛銜  
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  
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  
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翰曰兆見也  
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註又曰鄭伯  
非銜璧然以同 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  
降故連用之

**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善曰鄭玄孝  
經註曰引譬

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銑曰載籍謂史籍  
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  
也言史籍所記 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非飾虛辭也

**五臣有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也字**五臣有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作歷數將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

**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向曰夸奢喪失**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

**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

**歷數錄籍也終盡也**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

**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作塗炭之艱善曰孝相

**炭之艱**善曰孝相

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  
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  
荼與塗古字通用 濟曰言桓靈失道災釁並  
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  
也言百姓皆如陷  
於火而難苦也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善  
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  
曰廓帝絃恢皇綱 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



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

**運神武應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闔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

期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遠貌太祖魏武

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善

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銑曰暴**協建靈符天**

亂謂袁紹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命既集**善曰曹植大魏應靈符天祿

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向曰協同也**遂廓洪基奄有魏**

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域**善曰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

詩曰奄有四方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善曰河圖括地

象曰崑崙東南

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

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鄭史記曰

秦取周九鼎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

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

**之壯觀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

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

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

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

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善曰魏志曰公孫

度字叔濟本遼東

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

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

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

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也**擁帶燕胡**



馮五臣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產曰

今陳介恃楚眾馮凌獎邑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

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向日擁恃

也燕胡匈奴也馮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脩職貢內傲帝命外通

南國乘桴滄流交疇五臣本作酬貨賄葛越布於朔

土貂馬延乎吳會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

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

餘國出名馬貂狝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

吳湖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自以為控絃十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

萬犇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

漠南面稱王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絃之士三十餘萬山海

經曰暢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

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二

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

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

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伐用威武也猛健銳利

也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遠伐也

凶折首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



醜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

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

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良曰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

郡邑於大荒也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

附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濟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

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自茲遂隆九野清泰善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

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

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

世不羈應化而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

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

寸石磬三百枚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翰曰樂器

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魏言遠代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

魏蕩蕩想所具聞五臣本有也字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銑曰巍巍蕩蕩言帝德廣遠也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善曰

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

值兵革之際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也

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



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 遂依丘

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

于四紀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

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遊魂鳥

魚為伍 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

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二邦

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

合從子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合

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

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

策呂不韋曰其寧太山 翰曰二邦吳蜀也言

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

之形言持久可與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栢

栢志厲秋霜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

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栢 廟勝之筭應變無

栢武貌厲嚴也秋霜殺物也 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

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

獨見四海歸往 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

盡思慮絕 主人欽明委以萬機善曰魏志曰陳

於衆人也 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奉公卿議迎立尚書曰

放勛欽明又曰一日二日萬幾 濟曰萬機萬

事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

威奮伐采五臣本入其阻善曰漢書曰武帝報

李廣曰威稜愴乎鄰



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采深也音彌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

奮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善曰兵法曰三

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

也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丘劔閣而五臣本作則字

姜維面縛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

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

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

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

銜璧銑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

降魏將鄧艾也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特梁益肅

清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

定也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玄西都賦曰

魏巍絳闕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也充滿也言滿

我魏之府庫也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

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



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翰曰晉滅  
虢次及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  
可明於後也言蜀滅吳亦為次師法也

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

蛻稅內向五臣本作附願為臣妾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

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銑曰南  
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諸使如魏  
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背亂向理如禪之蛻皮也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

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唇齒  
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  
鳥之毛羽零落也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

侯却指河山以自強五臣本作疆大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羨非其地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

流顧謂吳起曰羨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  
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濟曰危國謂吳也此言  
吳王恃險自疆不知滅亡之將至也餘同善註

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又在官毛詩曰  
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罇  
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良曰  
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

國富兵強五臣作疆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  
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  
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  
收珠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



故云飲馬南海也自頃國家整治器械善曰禮記曰聖人具器械鄭玄

日器械兵甲也銑曰脩兵仗也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

則太善本行木盡善曰高誘呂氏春秋註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伐濬決河洛則百

川通流五臣作樓船萬艘蘇則善本無千里相

望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

之揔名自刻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

字之盛者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刻木為舟

言我以此水陸並刻木為楫良曰黃帝刻木為舟

進其盛如此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善曰六韜大公謂武

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翰曰然主

驍健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伐必太平也

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銑曰眷眷

迴顧貌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

國是至道崇城遂五臣本卑文王退舍善曰左

之所重也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向曰

舍止也餘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同上註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曰毛詩

命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

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



多福也 蹙然改容祗承往告 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蹙然起

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良曰蹙然驚起貌言能驚起改尊居之容敬承所往之書告也 追

慕南越嬰齊入侍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

遣其子嬰齊入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

祚江表永為藩輔 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

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

外長為諸侯藩 輔謂諸侯也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善曰范曄後漢書張

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感於常日 濟曰式用也

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 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兗豫爭驅

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翰曰雍益青徐荆楊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

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 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

兵檄或為校 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

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

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銑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誅商萬國

文選卷



咸喜前歌後舞曜路  
盈耳騎樂之盛也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善曰尚書

曰受率其旅若林  
向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  
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

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五臣本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善曰左氏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  
曰寒心酸鼻 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

也執兵爭先也屠 夫治膏肓 荒者必進苦口之

藥决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

子一曰居育之上 一曰居膏之下 若我何史記  
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

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  
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良曰膏心下也育膈

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决如其迷

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

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

漸謁醫鑿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

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

曰良鑿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

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  
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  
將深相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走  
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  
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  
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郭璞  
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也竹用切 翰曰謬誤  
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  
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



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  
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也則猶疾入  
骨髓難思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善曰左氏傳  
蔡而無功也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銑石苞  
日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去就也

###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

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

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遼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

###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數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雖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



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過越且復以至

郊為及關升却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恋

恨况乎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

梁鴻也恋恨謂歎及謠銑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

也不得已謂被遷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遊

本作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

雞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

馬戒旦則飄爾晨征善曰鄭玄曰警戒告語馬陳

琳武庫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濟曰逝

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善曰漢書楊雄反騷曰

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良曰薄近

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尋歷曲阻

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

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

之內慷慨重阜之巔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

隱也崎嶇不平貌九臯九折之進無所依退無

澤也慷慨失志貌阜山巔上也

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

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蹊

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徑也榛

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傾頓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

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末樹故恐風波潛駭牙  
 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羅之下  
 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  
 林香木也以喻君子頃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末  
 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  
 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  
 也怵惕驚貌衢通也

又比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  
 不按劔善曰解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  
 於道眾人莫不按劔也濟曰言比土

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今將植橘柚  
 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劔

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

善本作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善曰曹植橘賦  
 舞字

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遊  
 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袞龍之

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  
 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

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良曰橘柚木  
 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龍之服

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聾俗  
 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

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  
 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矣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飄飄遠游之士  
 言比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

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鞏

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善曰前言之艱謂經迥  
 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

之戒謂比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銑曰飄  
 飄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揔攬也



前言謂經漠路涉也後慮謂蘭庭傾頓之事戒懼也朝霞啓暉則

身疲於遄征善曰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向曰啓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

戢曜則情劬於夕惕善曰正曆曰日夕惕若厲易曰夕惕若厲

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劬勞惕驚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

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

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五

景本作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

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紛雄心四據善曰阮元

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淹久悻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

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

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紛多也

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

海夷岳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

者言高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

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

崑崙使西倒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善

作維字善本無之鄙願也善曰劉

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治九區銑曰崑崙太

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

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



靡加翅

五臣本作六字

翮摧屈自

非知命

誰能不憤悒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者哉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而六翮自摧屈也

命天

命憤也

吾子植根芳苑

善曰

雲肆

良曰植生也

擢秀清流

布葉華崖

飛藻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

善曰

之淵仰蔭游

善本作

鳳之林榮曜眩

其前豔色

善曰

餌其後良傳交

善曰

亦相感動之意

亦相感動之意

亦相感動之意

亦相感動之意

亦相感動之意

亦相感動之意

善曰

間弄姿帷房之裏

容顧眄綽有餘裕

俯仰吟

善曰

嘯自以為得志矣

善曰

善曰

生永離隔矣

瑩瑩

飄寄臨沙漠矣

悠悠

善曰

三千路難涉矣

善曰

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善曰

而有遐心

善曰

善曰

玉之音無能聞之使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善曰

子曰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胡越也

周易曰二人

善曰

同心其利斷金

良曰胡在北越在南

言相去

遠也

金雖堅剛人

各敬爾儀

善曰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善曰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善曰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善曰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善曰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善曰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善曰

敦履璞沈

善曰

同其心則能斷之

各敬爾儀

敦履璞沈

善曰

善曰



敬爾儀翰曰儀善敦厚 璞真沈深也謂交道也 繁華流蕩君子弗欽

臨書恨然知復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

所不敬也恨不平貌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

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

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

伯之書

丘希範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

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

三軍才為世出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

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

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 弃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

翔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

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良曰鷲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

弃小志謂背齊也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善曰

慕高翔謂歸梁也 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

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翰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



也明主即**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善曰延篤與張武帝也

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朱輪華轂擁旄萬里**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

**何其壯也**善曰史記荆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邪山祝文曰

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

其壯也**如何**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

**且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

**又何劣邪**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

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今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髀也股髀也穹廬氈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

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

審詳也流言也**沈迷猖蹶以至於此**善曰劉公幹

反問之言也**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

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善曰鄒潤甫為

亂佞行至於此也**諸葛穆荅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

與暨蓋書曰此乃漢高弃瑕錄用之時也東觀



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  
 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侍上輕騎入  
 接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即收文書得吏  
 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  
 今反側子自安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  
 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 此善本無 將軍之所  
 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 此字 將軍之所  
 知非善本作 假僕一二談也 善曰長楊賦曰僕  
 其朱繡涉下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  
 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善曰謝沉後漢書曰  
 之上今卷彭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  
 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繡曰大司徒公被害  
 繡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  
 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漆  
 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涉與  
 喋同丁牒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  
 曰建安二年公到死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  
 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  
 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  
 中皆為刺也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  
 也朱繡為更始守洛陽光武令岑彭說繡使降  
 繡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  
 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  
 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  
 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刺插也刃箭鏃也  
 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  
 反往哲是與 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  
 朱繡張繡殺兄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善曰謂迷  
 子之罪哲智也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善曰謂迷



能迴是不迷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攸所也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

漏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

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

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 將軍

松柏不翦親戚安居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

銑曰松柏不翦謂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 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善曰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向曰愛幸也言宅宇幸妾

皆未追 悠悠爾心亦何可言善曰毛詩曰青青沒也 悠悠之貌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

憂傷之貌 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善曰五臣本

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

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

握如淳漢書註曰二馬為輅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

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

綬列侯之飾幄帳也謀策謀也輅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 並刑馬作誓

傳之子孫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 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 將

軍獨覲典聽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善

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 銑曰覲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

作贊

五臣本



為夷狄驅馳也夫以慕容超之強五臣本身送

東市姚泓之盛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

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京

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

鎮惡尅長安生擒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

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而縛

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

妻子請善本無也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曰

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濟曰均平也

謂洛土中也善曰漢書曰異類匈奴也善曰漢書曰

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

也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

云舊邦也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

種類也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

理至焦爛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

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

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素松後漢書朱

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

不特必也焦爛論曰北虜謂托跋珪僭稱王

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

亡况偽嬖昏狡自相夷戮善曰魏收後魏書曰

明三年蕭衍廢其上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

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嬖

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

南指自相夷戮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

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嬖蓋指宣武

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

部落携離會



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頴漢書註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携

貳韋昭曰携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携亦離也曾豪魁帥也猜忌也

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而將軍魚游於

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善曰袁崧後漢

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

之在此也猶鷲巢于幕之上齊曰魚游沸鼎鷲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

之亦同魚鷲之危飛幕軍幕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

羣鷲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

登陴豈不愴恨

善曰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

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絃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憫然授

兵登陴陴婢移切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

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善曰史記曰廉

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

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

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請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



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人故無情乎

翰曰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想早勵良規自求

多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

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安樂善曰皇帝梁武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漢

謂梁武帝也安寧也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善曰

樂謂樂其德化也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

王尅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夜郎滇五臣作顛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惟結嵩昆明編髮漢

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

王時使將軍莊縞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

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

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

曰西域有菖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

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叩地也良曰夜郎

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辯謂解其辯髮以就衣冠

唯北狄野心插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

耳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

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

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



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插中軍臨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

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

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

河間王顥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相温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曰殿下者不斥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

方字善本無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

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代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也洛北曰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

其詳之丘遲頓首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濟曰僕遲自

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因偏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令陵

### 劉孝標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月歸故

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

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良曰同善註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

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

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

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元先弟後天之倫次

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

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五臣作蘊

而莫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

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蘊藏也莫無也言沼之遺言

餘論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

其音微未沫昧而其人已亡善曰楚辭曰芳菲非而難虧兮芳至

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向曰

微美沫滅也青簡尚新而五臣本宿草將列善曰

其人謂沼也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濟曰青

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

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泫然不知涕之無從

也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

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雖隙駟不留尺波

從也良曰泫然淚流貌隙字陸機詩曰寸

電謝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

陰無停畧尺波豈徒旋翰曰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

命如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善曰楚辭曰春蘭故存其梗槩更酬



其言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粗略也酬報百意也

若使墨翟

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

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歿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濟同善註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

西靡蓋

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善曰聖賢塚墓記曰東平

思王塚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塚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

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但懸劔空隴有恨如何

善曰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劔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前帶徐君墓樹而去翰曰言今所答亦猶懸劔於墓樹而已

###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

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銑曰

移易也謂



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  
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  
之博  
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  
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

者左氏傳毛詩尖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  
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  
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濟曰言諸

博士不肯與歆  
論議相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  
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

之道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  
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 是故孔子憂道不

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

所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 銑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

二國名雅正也 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

之道善曰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春秋  
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  
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 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

五臣本有二

子卒

五臣本作終

而大義乖

善曰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濟曰夫子孔子也 沒死也 微言要妙之言也 七十 二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 也 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 重遭戰國奔遽豆

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 遽豆禮器也

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 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 兵法術法 興起也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

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

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 臣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

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云去 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

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翰曰謂禮教頽毀也 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

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 漢興去聖帝明王 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 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可 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

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 下推制也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

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 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



孝惠四年除挾書律向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善曰楚漢春秋日漢

敵擒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

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

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濟曰周勃封絳

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

旅之士莫有措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意於經術也

伏生受尚書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

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

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

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 尚書初出於屋

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

壁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

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

篇也 翰曰古書以竹簡寫 今其書見在時師

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

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

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

賈生而已善曰賈生賈誼也 銑曰萌芽謂初

始也眾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

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 至孝武皇帝

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

元之間善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 向曰鄒

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

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

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 當此之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善曰成一經也 濟曰雅頌 秦誓後得博士集

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 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秦誓

而讚之 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

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 良曰孝文未人有得

秦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秦

誓篇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也 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

主也 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閔憂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善曰

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

未焚書之時也 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足

也離此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五臣

日遠也 而得古文於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篇書十

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

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 尚書及禮論

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二

十九篇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

于學官 何曰魯恭王景帝 及春秋左氏丘明

子也同善注天漢武帝年號 所脩 善曰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

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良

曰左姓也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

府伏而未發孝成 五臣本 帝愍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

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善本無 或間 善本編善曰

傳字 作脫編漢書

或間 善本編善曰

傳字 作脫編漢書



白 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酒  
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濟曰通卷伏藏也稍  
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  
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

博問人間則

有

善本

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

相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  
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翰曰相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  
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此乃

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五臣無也字

銑曰歎慙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

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

五臣

本作

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

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

濟曰口說末師即鄒

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

若立辟離封禪巡狩

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良曰辟離請藝之所也封謂封大山禪謂

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原本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

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

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服義之正心也

或懷

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善曰禮記曰無雷同



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之抑此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

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善曰臣攢漢書註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向曰抑止也三

學謂劉歆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

如此豈不哀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

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

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

謂當特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疾私情推讓賢士固因而不

也建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善本作遣近臣秦

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

弱謂諸經有闕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同心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今則不然謂不肯也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

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五臣無士君子也善曰

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翰曰猥頓

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且此

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其



為五臣無古又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

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

豈為苟且而已大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

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

公羊易則施孟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

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曰施雠

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

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然孝皇五臣本帝猶復

受易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善曰漢

丘字長翁邳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

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

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義雖相反猶

學良曰穀梁子名赤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五臣本過而立

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

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

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今此數家之言所



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也守殘謂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善曰仕至詹事 向

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鐘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

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鐘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齊曰蔣子文自謂青骨

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翫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馳煙驛路勒移山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

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善曰楚辭曰獨

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

無為之業 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

也蕭灑 脫落也 度白雪 五臣本作雲 以方絜于青雲 五臣本作霄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

上干青雲 翰曰隱者之志清高也 絜清干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 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銑曰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此高繫之人視

**聞鳳吹於洛浦**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

**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

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薪歌延瀨未聞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

**豈有終始參**  
善曰終始參

二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善曰終始參差

**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  
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

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揚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故率此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  
二人悲哭以譏之

**黷何其謬哉**  
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良曰乍

**鳴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  
猶染於俗也貞

**寥千載誰賞**  
善曰尚生子平也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

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范曄後漢書曰仲長

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儂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世有周子雋俗

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

南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

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

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銑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俗中

之雋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顒無

本性但習學此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善曰偶吹二大之隱遁也

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屩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

處士盜居吹竽之位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顒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

竽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

也欺誑也言雖假其容貌於其始至也將欲排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

橫秋或歌善本作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日善

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姜姜 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  
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挫折也傲蔑  
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  
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

此談空空於釋部覈胡玄玄於道流善曰蕭子

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  
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

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翰曰空空以空明  
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

也道流謂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傳善曰列仙

老子也 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菲根殷湯伐  
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

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  
齊人也好餌术隱於宕山能風 銑曰務光涓

子皆古之隱者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善曰

比方 也 如淳

漢書註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  
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

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 形馳魄

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其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善曰楚辭曰製

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濟曰言辟書既

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

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艾製荷衣隱者之服

言皆焚裂之舉騶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騶也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善曰漢書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  
皆同印墨綬 翰曰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



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朱而怨怒也  
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

之章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

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縣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銑曰跨越也管

州之城為屬城言越眾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

英風妙譽皆羨聲也海甸所理邑近海而在浙

江之右也道帙長殯五臣本作擯法筵久埋敲扑音誼躡

犯其慮牒訴恹孔恹裝其懷善曰過秦曰執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恹恹於山陸王

逸曰恹恹困苦也向曰帙書衣也擯弃也敲

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告也恹恹繁偪

言道書講席久從弃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

折獄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

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濟曰琴歌

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

也紛綸衆多之貌結課考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

音錄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

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

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

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  
年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希  
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

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



名左馮翊王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 使我高霞孤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

映明月獨舉

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

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

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

善本作澗石

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

言山人之去松蔭零落白雲無與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

五臣本作鶴

怨山人去兮

曉猿

善作援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善曰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迹蘭蘭佩也 翰曰颺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

韋以為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投奔也謂疎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於是南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諠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

計或作赴赴至也 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諠譏也言皆譏笑此山

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山為周顒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

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

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  
 白雲室杜預左氏傳註曰謂告語於人  
 談議之流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  
 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馳騁宣  
 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謂  
 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  
 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善曰楚辭曰漁父鼓  
 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呂氏春秋  
 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肩外閭  
 之闕也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  
 拽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  
 業也魏闕朝廷也肩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  
 而假跡於山門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善曰尚  
 書曰余

心顏厚有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  
 淥池以五臣本作洗耳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  
 為汗乃臨池而洗耳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  
 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  
 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宜岫幌掩雲關歛  
 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濟  
 高門也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藏歛  
 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安轡謂周顒之車乘也  
 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  
 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良



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穎怒擊折穎之  
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顯也謝去也文言  
草木謂為山靈除  
去之不許來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